

2005

中国散文年选

ANNUAL SELECTED
CHINESE PROSES 2005

中国散文学会 主编

李晓虹 编选



花城出版社
FLOWER CITY PUBLISHING HOUSE

选

中国散文年选

ANNUAL SELECTED CHINESE PROSES 2005

中国散文学会主编

李晓虹 ◎ 编选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5 年中国散文年选

中国散文学会主编; 李晓虹编选.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5

(花城版文学年选系列)

ISBN 7-5360-4649-9

I .2...

II .①中 ...②李 ...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26340 号

责任编辑: 温文认

技术编辑: 赵 琪

平面设计: 苏家杰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肇庆市狮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16.75 1 插页

字 数 330, 000 字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8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4649-9/I·3687

定 价 3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言

李晓虹

散文年选的编者首先是一个阅读者，通过大量的阅读，寻找那些最让人心灵为之震撼的作品，然后集中起来，作为一年中散文创作的纪念，使读者一册在手，便能看到各类佳作。

那么，什么样的作品最能走进读者内心深处？什么样的文字能够拨动读者的心弦？我以为，在 2005 年的散文中，真正能让人心头一热，一动，眼前一亮的还是离生命最近的作品，是那些以人为出发点又以人作为最后的归宿，与人性、人情、人的命运、人生意义相关，发自生命深处的消息。

人生，这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话题。美学家宗白华说：“人生是什么？人生的真相如何？人生的意义何在？人生的目的是何？这些人生最重大最中心的问题，不只是古来一切大宗教家哲学家所殚精竭虑以求解答的。世界上第一流的大诗人凝神冥想，探入灵魂的幽邃，或纵身大化

中，于一朵花中窥见天国，一滴露水参悟生命，然后，用他们生花之笔，幻现层层世界，幕幕人生，归根也不外乎启示这生命的真相与意义。”（《歌德之人生启示》）可以说，古往今来，所有的精神之作都是和生命息息相关的。

事实上，只要生命存在，与生命相关的问题就不会消失。生、老、病、死、爱别离、求不得、憎厌聚、五蕴盛，这与生俱来的人生“八苦”自不必说；单就人情、人性范围讲，孤独、困惑、苦闷、无奈……又有多少人能够全无挂碍！特别是处在社会转型期，每个人所面临的问题尤为错综复杂，心灵中的困惑、精神上的迷茫更是多种多样。

这种社会转型期的鲜明特征，一是人心浮躁；二是生活平庸；三是精神异化，失去自我。现代生活给了我们充裕的物质条件，也占据了大量的时间，使人沉浸在世俗的计较中，每一天都被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充塞着，毫无意义却又满满当当，已经难有闲暇去思索那些看起来与生计离得较远的东西。来不及站在生命之外冷静地审视，人生变成了日子的附庸，以至于无法看清生命的真相。

这种平庸的物化的生活，真是一种可怕的纠缠，它能够制造热闹喧哗，却无法抚慰心灵，它涣散着人们的精神，使人身躯忙碌，疲惫不堪，同时，却又处在极度的空虚之中，从深处困扰着生命，使许多人无可避免地患上了种种“现代病”。

这样的生存状态对文学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它的侵蚀力远远超过苦难的时代。因为苦难能够激发生命的内在活

力，能够因压力而生成巨大的张力，而平庸与物化却能使人的意志潜消暗解，使人被裹挟其中而无力自拔。

许多作家也正是在这种困扰中迷失了。他们或者卷入追逐浮华生活的人流，把“码字”作为谋求衣食的营生；或者“无所为而为”，制造一些无病呻吟的庸俗产品，顾影自怜，作远离人生的自我陶醉；或者对他人的痛苦毫无感知，对生命的无奈与悲哀毫无同情，对人世间的不平毫无义愤，文字远离了生命，成了一些麻木不仁、没有血肉的东西。总之，当散文成为一种玩物时，它的“生命之根”被抽去了，也就不会拥有生机和活力。当然也就无从设想，这样的作家会发出摄魂振魄的“真”的声音。

在这种情势之下，那些最大限度地坚持思考和自省，自觉表现生命真相，关照自我乃至每一个生命的精神处境和生存状态的散文作品，就显得弥足珍贵了。

那些表现生命之悟的作品，给我们以警策的人生启示，使我们保持一份可贵的清醒，而不至于埋头匆忙杂乱之中而不能自拔。生命的意义在于向内探询，在于自省，在于追问，在于用自己的心魄在迷途中寻找。古往今来，那些真正留下来的优秀作品都是从不同侧面传达了人类的基本精神，对于生存状况的叩问和改变现状的迫切愿望，以及对人类基本关系的思考。今年的散文中，表现人生感悟的佳作数量并不太多，唯其如此，也就更值得珍视。

那些展现心灵游历的作品是游记散文中的上乘之作。人生即是一次游历，这些年，大家走动起来，在大江南北每一个风景名胜，在世界著名的旅游景点，都留下成千上万中国旅游者的足迹。但那种为了拿到一个“到此一游”

的证据，日后向人炫耀，每到一个景点就匆匆拍照，吵吵嚷嚷，转身即去的观光，实在只是一种浮光掠影的点到为止。一些作家为了写作，多用了一份心思，事先翻阅一些资料，回来后写成观感，内容与导游词无大区别。这样的游走，当然也开阔了眼界，但没有心灵参与，没有生命碰撞，便难写出耐人寻味的东西。在大量游记中，我们选择了那些带着灵魂上路，在漫游中寻找精神高地，以一个自由开阔的视野，在沧桑变化中渗透精神思索的作品。

表现生命的疼痛，是情感散文中最动人的部分。爱情、亲情、友情，这些最能让我们沟通的感情在作品中得到真实表现时，给人的震撼总是相当大的。在今天的散文中，这依旧是数量最多的题材。但其中最让人感动的是那些带着精神的巨大伤痛写就的思念怀想之作。这里有对年内离我们而去的文化名人的近距离追忆，也有普通人逝去亲人的切肤之痛，更有痛定思痛，对于人性的更深沉的思索。

表现生之艰辛的作品，也是编者所十分重视的。假如我们的作家由于自己过上了小康的日子而忘却了那些还在土地上辛苦劳作着的农民，那些拿不到工钱而衣食无着的打工者，那些下岗工人，那些因贫困而弃学的儿童，忘记了我们社会的这些伤口，那样的创作即使艺术上再高超，技巧上再完美，也只能是一种技艺把玩，而和生命真相没有什么联系。哲学家罗素的话始终叩击着我们的心灵：

“有三种简单然而无比强烈的激情左右了我的一生：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探索和对人类苦难的难以忍受的怜悯。……爱和知识，只要有可能，通向着天堂。但是怜悯总把

我带回尘世。痛苦呼喊的回声回荡在我的内心。”（《我的人生追求》）这种艺术的良知是艺术家永远的操守。在今年的作品中，读到一些关注底层，关注生活苦难的作品，从中可以看到作者心灵深处的大爱。

总之，散文本质上是对人生困境的诉说和对合理生活的呼唤。尽管人与人的生存境遇千差万别，但人所面临的生存难题是相通的，人的快乐和忧伤是相通的，人的迷惘和探索的热望也是相通的，人需要诉说和倾听，一些人在真诚的诉说中表达着自己生的痛苦，生的忧伤和对于这种状态的反省，更多的人在用心倾听，在他人的诉说中发现自己，并且无言地与诉说者交流，接受着某种启示，拨动内心的某一根琴弦，孕育着一种情感的冲动。从而，散文的审美意义在这样的双向交流中得以达成。

目录

李晓虹 ◇ 序言·····	(1)
---------------	-----

印我青鞋第一痕

韩少功 ◇ 土地·····	(1)
周国平 ◇ 不要挡住我的阳光·····	(13)
李国文 ◇ 人生加减法, 文学兴衰史·····	(22)
连 战 ◇ 印我青鞋第一痕·····	(30)
陈世旭 ◇ 自律四戒·····	(34)
张 炜 ◇ 山屋·····	(44)
刘烨园 ◇ 天赋独立·····	(47)
刘 恒 ◇ 冷眼的热度·····	(56)
陈 村 ◇ 人之老·····	(60)
林 希 ◇ 一分钱情结·····	(63)
李修文 ◇ 在美丽人间·····	(66)
韩石山 ◇ 情书的滋味·····	(69)
黄 帅 ◇ 淡淡诗意, 悠悠中年·····	(72)
杨永康 ◇ 走着走着花就开了·····	(75)

想爱你到老

王兆胜 ◇ 三哥的铅色人生·····	(78)
--------------------	------

梅 洁 ◇ 不是遗言的遗言·····	(84)
张守仁 ◇ 夜车穿越武汉·····	(91)
胡发云 ◇ 想爱你到老·····	(102)
蒋子龙 ◇ 空啊，想啊·····	(113)
王春花 ◇ 给女儿·····	(119)
李登建 ◇ 岁月完成了对父亲的雕塑·····	(129)
阿贝尔 ◇ 我们妈·····	(133)
李雪峰 ◇ 儿嫌母丑·····	(138)
马卡丹 ◇ 背影的魅力·····	(141)

没有讲完的童话

王充闾 ◇ 他这一辈子·····	(145)
余秋雨 ◇ 巴老和一个世纪·····	(161)
周 明 ◇ 没有讲完的童话·····	(168)
冯骥才 ◇ 怀念老陆·····	(174)
李 辉 ◇ 在冬天，怀念梅志·····	(178)
刘长春 ◇ 放翁自放·····	(183)
何满子 ◇ 追怀冼星海·····	(187)
范咏戈 ◇ 平明寻白羽·····	(195)
赵 玫 ◇ 谁说不是完美的告别·····	(200)
臧小平 ◇ 父爱如天·····	(204)

苍穹下的仰望

林 非 ◇ 美哉，嘉兴！·····	(218)
石 英 ◇ 茶马古道，并不那么浪漫·····	(227)

雷抒雁 ◇ 红豆鸳鸯雨·····	(231)
梁 衡 ◇ 大渡河上三首歌·····	(235)
张承志 ◇ 红军渡·····	(240)
张清华 ◇ 苍穹下的仰望·····	(244)
熊育群 ◇ 山顶上的国家·····	(254)
祝 勇 ◇ 木质的京都·····	(261)
王剑冰 ◇ 文明·····	(273)
郭保林 ◇ 根之魂·····	(276)
熊召政 ◇ 南行记·····	(283)
马 力 ◇ 圣洁的风景·····	(291)
王本道 ◇ 枫韵悠长·····	(296)
张宇航 ◇ 老家有座蒙古包·····	(300)
潘 岳 ◇ 西风胡杨·····	(304)
宋晓杰 ◇ 芦荡·鹤缘·稻香·····	(309)
苏沧桑 ◇ 温馨梅家坞·····	(317)

爱着你的苦难

王宗仁 ◇ 望柳庄·····	(322)
贾平凹 ◇ 《秦腔》记·····	(331)
邓 刚 ◇ 明天我结婚·····	(340)
梁晓声 ◇ 一个陌生女孩的来信·····	(347)
周同宾 ◇ 那些天，吃饭不要钱·····	(355)
肖 凤 ◇ 穷人，富人·····	(363)
刘家科 ◇ 庸人三篇·····	(371)
塞 壬 ◇ 爱着你的苦难·····	(380)
石舒清 ◇ 旱海·····	(384)

陈启文 ◇ 一个号码的消失·····	(389)
季栋梁 ◇ 过年·····	(398)
徐 迅 ◇ 我们都是木头人·····	(404)
李汉荣 ◇ 感念祖先·····	(408)
张生全 ◇ 节奏·····	(416)
苗 莉 ◇ 梅为谁开放·····	(425)
淮 茗 ◇ 家在农村·····	(429)

穿过城市的尘埃

朱以撒 ◇ 穿过城市的尘埃·····	(432)
理 由 ◇ 俯仰话金钱·····	(443)
俞晓群 ◇ 那一缕书香，怎消得孤独寂寞·····	(454)
高洪波 ◇ 乒乓大餐·····	(457)
张予佳 ◇ 都市漂流·····	(462)
范敬宜 ◇ 安于当个“老头儿”·····	(467)
楚 楚 ◇ 青花瓷·····	(470)
陶 然 ◇ 街角咖啡馆·····	(475)
丁宗皓 ◇ 乡音考略·····	(480)
马步升 ◇ 一碗杂碎·····	(491)
乔忠延 ◇ 台子·····	(499)
张华北 ◇ 大洼过年·····	(502)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 ◇ 永生羊·····	(505)
李 颖 ◇ 日常生活的剪贴·····	(513)
后 记·····	(519)

土地

韩少功

我听到一阵哗啦啦的异响，跑到院子里探头一看，见竹林里枝叶摇动，还有个隐隐约约的黑影，似乎正在藏匿。是谁呢？我随手抄起一杆铁锹大叫一声，那里便有一刻的静止，然后冒出一个顶着蛛网和草须的脑袋。

“我来砍点茅竹。”他露出两颗黄牙。

“你是谁？怎么砍到我院子里来了？”

“这些茅竹没有用的。”

“你说没用，我有用啊！”

我大为生气，觉得这人真是无礼，不知什么时候竟然擅闯私宅，冲着我的园林狠下毒手，是不是过两天还要来拆墙和揭瓦？还要来这里改天换地？可怜我精心保留下来的一片绿色，院子内必不可少的第二道或第三道绿色帷幕，已经被他撕开了缺口。围墙红砖裸露出来，砸得我眼前金星四冒。

他嘴唇肥厚得有些迟重，又披挂着嘴上又粗又密的胡碴，搬运起来不方便，吐什么字都是一锅稀粥。他说了他的名字又似乎没说，说了他家在何处又似乎没说，还说茅竹不是南竹，只能砍下来卖给毛笔厂做笔杆云云，但我都没怎么听清。我喝令他立即

住手，立即离开这里。他怔了一下，迟疑地点头。但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他当时回答得并不清楚更不肯定，或者干脆就不曾回答。

“这些茅竹只能藏蛇，留着做什么呢？没有用的，没有用的。”他还在嘟哝，把已经砍倒的竹竿收拢成捆，扛上肩，总算出了门。

不久后的一天，我从外面回家，一进院门，发现这里已经有了主人——又是那一嘴胡碴，像一个刷子没剩几根毛；还有两大块嘴唇，冲着我一番哆嗦和拥挤，总算挤出几星唾沫，是高高兴兴的唾沫：“回来了啊？”在他的身后，两头牛也有主人的悠闲自在，一边喳喳啃着草，一边甩着尾巴，拉下了热气腾腾的牛粪，惊动了上下翻飞的牛蝇。我恍惚了一下，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但定睛一看，这刚刚用石板铺成的路，刚刚开垦出来的菜地，刚刚搭就的葡萄架子，明明还有我的手温。这围墙外的一棵大树和远远的两层山脊线，明明是我熟悉的视野，怎么眼下反倒让我有一种反身为客的紧张？

“你找我有什么事？”我没好气地问。

他兴冲冲地指着一块菜土“这里的地湿，你不能种番茄，只能种芋头和姜。你得听我的。”

他又指着樟树那边说：“那下面有两株好药，五月阳，你不要锄掉了，等我秋天再来挖。”

我完全不懂什么五月阳，也不在乎两株草药由谁挖走以及什么时候挖走，但我无法容忍他这种兴冲冲的劲头，这种无视法律和搅乱社会的口气。“你到底是谁？我同你说，这是我的院子，我买下来的院子，我办了土地证的院子。这个意思你不会不懂吧？你要挖草药，要放牛，要砍茅竹，可以到外边去。你如果要进这个院子，就得经过我的同意。你懂不懂？你要不要我拿土地证给你看看？”

他怔住了，似乎再一次难以理解这么深奥和复杂的道理，

“你是说，你是说……”

“我是说，你以后不要到这里来放牛。”

“这里不能放牛么？”

“你觉得这院子可以让你放牛？”

“牛最喜欢吃这些茅草，你留着反正也是没有用……”

“留不留是我的事，对吧？”

“你要留啊？你要留，就早说啊。我不知道你要留。我不知道。你要是早说一句，我也就不会来了。”

他没有追究我不宣而禁不教而诛的责任，吆喝一声，赶着两头牛出了院门，一大捆牛草在他肩后晃荡，叶尖沙沙地刮扫着路面。他当然没有带走他的牛粪和牛蝇。

我给院门加了一把锁。

我加了锁以后才知道他的来历。他叫李得孝，外号孝佬，是附近的一个农民。只因为我买下的这块地，原是分配在他名下的责任地。二十多年来，已经被他跑熟了，甚至被他家的牛跑熟了，一放绳，根本不用驱赶，牛就乖乖地直奔这里而来。眼下，他不是不知道事情已经有了变化，不是不知道这块地经乡政府征用，最终卖给了我这个外来人。但他砍茅竹或者割牛草的时候，还是情不自禁地往这块地上窜。想想吧，他熟悉这里的茅竹，熟悉这里的茅草，熟悉这里某个角落的五月阳，憋一泡尿尿甚至也曾经习惯性地往这里狂奔，一心要来增肥活土。他一时半刻哪能割舍得下？他远远就能嗅到这里的气味，远远就能听到这里发芽或落籽时吱吱嘎嘎的声响，连睡梦中一迷糊，也能感触到这里在雨后初晴或者乍暖还寒时的一丝抽搐或跃动。对于他来说，这些当然比一张土地证更重要。有人告诉我，自从我不久前两次把他逐出门外，他还是有点半醒不醒，好几次还扛着锄头来到我家院门前，见门上—把铁锁，才怏怏地蹲下或者徘徊，最后掉头而去，嘴里嘟嘟哝哝地不知说些什么。

他没有大喊大叫地打门，就算是够清醒够冷静的了。我相

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还会在一把铁锁面前恍惚，就像把一个儿子过继给了人家，但很难把这个儿子视为人家的骨肉，一不小心就还会叫出什么乳名。

我的目光越过院墙，看到了墙外起伏的青山，看到了雨后的流雾在山间悄悄爬升。我这才发现自己对这里所知甚少。

说起来，我在这里已经居住了三个月，也许往后再往上三个月，再住上三年，我也无法得知这里的全部故事。就拿对面山上那个无人的峡谷吧，我只知道它在地图上叫“珠波坳”，或者是农民平常说的“猪婆坳”，一个诗意的名字不时散发出猪屎味。到底是“珠波”还是“猪婆”？在一个旅游者眼里，那条峡谷也许只是一片风光，只是春天的映山红和秋天的落叶红。但在一个勘探者眼里，那里可能不过是丰富的酸性红壤和页状层积岩？是勘测记录里来自侏罗纪时代的云母矿和含硫铁矿？同样是那条峡谷，对于一个耕作者来说，也许更意味着竹木的价格、油茶产量、蜜蜂花源的多或少，水源利用的难或易，还有某一年山林垦复时刺骨的寒冷和腿上流血的伤口？我在这里还认识了一位喜欢谈风水的船老板。我知道他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猪婆坳在他眼里既不是风光，也不是资源或者物产，只是一些青龙、白虎、神龟、玉兔以及来意不明的其他巨禽大兽，是这些神物的伪装和凝固，还有它们对山民们命运的规定。于是，船老板总是在山水中看到了遥远的祸福，有时会被一棵老树的倒下吓得浑身冒汗，或者对某一个建房工地心急如焚长吁短叹。

船老板近来忧愤交加，因为风水正在遭到漠视和破坏。外来人越来越多了，大多不理睬他的那个罗盘。除了我这样的城市生活逃避者，还有商家要在这里征地，建制药厂和矿泉水厂，还有政府机构要在这里征地建培训中心，还有一家港资公司打算在这里圈地上万亩，建设宾馆、猎场、马场以及生态公园——测量人员已经来了好几趟，陌生的身影和口音让山民们颇为好奇，未来的一切也就变得闪烁不定零零落落。乡政府干部大为生气，说有

些农民一听说外人要来征地，就到处制造假坟，骗取迁坟费。乡长在广播喇叭里曾经大声怒吼：有些家伙，平时一没看见他们上供，二没看见他们挂香，到这时候了，就这也是祖宗那也是祖宗，你们哪来那么多祖宗？孝子贤孙想当就当么？随便挖个洞，丢几根猪骨头牛骨头在里面。想诈骗谁呢？以为我瞎了眼吗？以为人民政府的钱出门就可以捡吗？

农民对此不服气，在路口上三五成群交头接耳，说人骨头就是人骨头，乡长如何扯上猪和牛，讲出这种浊气的话来？他自己的祖宗未必就特殊些？有本事他也挖给我们看看！再说，那公司老板的先人姓曹，以前就是这里的大地主，只是革命那年吓得白了头发，瞎了双眼，最后一绳子上了吊。但现在曹家香火旺盛，人脉发达，在台湾出了博士，在香港又出了董事长，财大气粗的又要把土地统统往回收。让他家多出几个迁坟的钱有什么了不起？就算是做了几个真真假假的坟，不也是让他多掏一顿饭钱么？哪里扯得上什么破坏改革开放？

说起来，命就是命啊。他们还常常感叹，十几年前修公路时，移过曹家的祖坟。人们发现坟破之际，坟内的热气直往外冒，潮乎乎的鲜味扑鼻，像包子铺里一个揭了盖的蒸笼。你想想，时隔几十年还能有这样的蒸笼，曹家不兴旺发达也是不可能的。这话的言下之意，是他曹家多出几个钱也在情理。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见到过曹家的后人。乡长带着一行客人来到我家，照例是无可款待的时候，把我这个院子权当乡间景点之一。客人中领头的一位满头银发，但穿着旅游鞋，背着双肩包，揣着照相机到处照相，照我家的树，照我家的草，照我家的鸡埘和锄头，最后照到我的脸上，似有一种对案发现场的认真仔细，让我有一刻的毛骨悚然。他身后的所谓秘书也是个银发老头，也穿着旅游鞋，但一进门就倒在椅子上呼呼大睡，大概是太累了。如果不是他们身后还有年轻的一男一女，在折腾着便携式电脑，我觉得这两个老顽童疯疯癫癫，投资开发一类纯属儿戏。